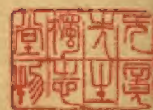


K172  
C18145



# 吳風

1550  
25 36



客歲予有觀風之役。凡七郡一州之士。旣拔其制義之尤者梓行矣。已乃錄其詩古文辭佳者。得如千首。釐爲二卷。以吳風名編。將付剞氏。客有疑者曰。聞之風者。風也。風之義。於吟咏爲近。若記序論辨雜撰之文。昔人所謂著述者流。類出於書易春秋之遺。而顧概之以風。何居。且夫吳無風。今而有之。蒙竊惑焉。予曰。不然。予所謂風。非僅吟咏之謂也。今夫萬彙之生也。日以暄之。雨以潤之。雪霜以肅之。雷霆以震之。猶未也。宣滯導和。噓四時。鼓萬物。則風之用神焉。粲粲乎莫知所從。颯颯乎莫知



其被颺颺乎莫知其終也。故曰撓萬物者莫疾於風。君子法之以出政。故不經而馳。不疾而速。而其被於下也。觀其風可以知俗焉。觀其俗可以知治焉。故曰君子之德風也。方今

聖化翔洽。六合同風。吳會名區。聲教尤蔚。凡宣之爲言而筆之成文者。泱泱乎皆盛世風也。予忝大吏。觀風予職也。豈僅僅吟咏之謂哉。吳在春秋以前。輶軒不至。雖有風不獲采於太史。故孔子無從而錄之。常怪季札以荆蠻介弟。歷聘上國。驟聞古樂而審音如是。吳果無風。札能然乎哉。況二千餘

年來。聲名文物炳烺史冊。假令

聖世有輶軒之使。吳風方且首十五國焉。而顧執遠古以概今日之吳。陋已。客唯唯退。因書其語以爲序。康熙甲戌閏五商丘宋犖題。



吳風目次

卷上

擬江南通志序

郎如贊 狄字

擬江南都御史行臺題名記

汪份 張涵 殷愈

宋詩源流論

奚士柱 徐舒 周鳳奕

龔秉直

三江水利考



沈巨源 宋延枝 張起霞

陸慶馨

擬重修東林書院碑記

杜詔 謝方琦 儲大文

擬重修濂溪書院記

薛鉉 荆應岷 蔡景沆

古文今文尚書辨

丘綸 洪人英

班范二史優劣論

曹遴 金鏡

戲馬臺賦

連城 汪源 鮑蘅

卷下

賦得白門楊柳

蔡望 郎如贊 張發祖

陳發祖 徐兆蘭 王孚

陳實穎

春日泛舟石湖過范文穆公祠觀宋孝宗御

書歌

馮暘 徐琛 顧嗣立



金貞鼎

吳士玉

周旦齡

殷愈

寄題三高祠

沈世求

屠彪

錢斌

周耀

朱鳳

陸廷璧

奚士柱

徐師穉

周鳳奕

陸錦

方印

咏蓴

陸榮源

陸榮

張起霞

唐秉禮

陽羨采茶歌

錢濟世

呂廷鵷

吳緝

杜詔

周方石

謝方琦

盛度

焦山古鼎歌

何邦猷

薛鉉

郭梅

湯兆麟

湯之龍

王鳳彩

賦得月映清淮流

洪人英

楊開沅

王師維

平山堂春眺



洪鶴年

蔣繼軾

蔣繼修

宗元鼎

余光紀

梁衍泗

施震鐸

放鶴亭歌

陳國賢

朱奕种

吳風目次終

吳風卷上

商丘宋 犖牧仲父選評

擬江南通志序

江寧諸生郎如贊

地之有志所以紀廢興備沿革鑒人物察風土也十五國風卽十五國之志也不外三百餘篇而上自朝廷下迨里巷凡草野之一名一物無不釐然畢具書之有禹貢周官之有職方則九州之志也或數百言或一二千言而其中水源之曲折山勢之險阨田賦之等差貢道之遠近以至凡物之所產奇羽猛毛珍樹嘉果良金美玉鹽鐵漆絲之類



亦無不瞭然碁布蓋其以良史之筆爲紀載之文故舉重如輕運煩如簡使覽者服其精核該博而後世得以有考也子長之書孟堅之志例存乎史不具論惟李延壽南史於江南事實爲備然一方之志未有專書而一州一邑或博古之士撫拾舊聞世雖悅其工而不知病其略也夫江南固帝王之故都踞龍虎之上游自祖龍斷塹荆王埋金以至大帝三分五馬南渡劉宋扼其衝蕭陳抗其勝其間形勢之壯闊文彩之都雅炳蔚一時爲諸邦首然而爲之君者競文酒風流之習爲之臣者多

專城據地之雄其游觀之不時侈靡之無度不數百年閒而折戟沉戈殘山剩水徒於斷煙斜照中供人凭弔而已有明建都金陵不再傳而金川變起移祚燕都然自太祖龍興劉宋之所畫贊徐湯之所掃拓其足以備後代之監觀而動君子之流連感歎者豈有旣哉惜其末造重倚江東而山川之氣亦爲之耗矣迨興朝定鼎黃旗紫蓋耀於斗墟

皇上六御東巡再駐鑾蹕所過者化風景一新其官廉其士秀其民淳其物阜而利殷其地險而守



固凡一時所興置損益前朝載在方書列諸國乘直可與虞周比夫紀事者太泛恐擇之不精過約慮載之或漏江南九達之衢北控江淮東連吳會六朝唐宋之風流遺跡多有存焉書之不可勝書也今通志之成庶幾師詩書之遺意倣禹貢職方之體軼事取其有關勸戒者規制取其有裨政治者山川物產載其重巨而利民者夫亦得所以廢興沿革人物風土之大者而觀之不失焉推此意而通之雖不僅爲江南之志也可

豐縉而不病  
蕪幅尺自好

### 擬江南通志序

溧陽諸生狄 字

皇上御極二十有二年倣元明一統志例特命詞臣開局纂修諭各省撫臣彙進通志備採擇也自京師而外首及江南江南古爲鄣郡爲丹陽今所隸地東盡吳北盡淮南包宣歙西接九江幅員廣矣自孫吳而下歷晉宋齊梁陳至於南唐以及有明並建國都財賦人文甲於天下事蹟繁矣茲奉功令刻日成書厥惟艱哉然嘗考立志大綱天地人而已天文之屬曰分野地理之屬曰統轄曰城池曰形勢曰山川曰關梁曰古蹟曰祠墓



曰田賦曰土產人事之屬曰風俗曰戶口曰設官  
曰名宦曰人物曰流寓曰列女此諸省所同也閒  
讀有明志書闕漏頗多凡省郡沿革之下首列某  
宿而於次舍不詳江南一省槩爲斗分野不別某  
府州縣爲斗之第幾星斗旁天建天籥諸星又當  
誰繫也又如省城古蹟之下載謝安宅一條誤以  
謝混爲謝鯤桓敬道爲桓溫乃至廣輿諸書悉踵  
訛謬若此之類殊難疏舉茲所編輯籍諸史館將  
爲盛代全書未應相蒙弗改鄭夾漈曰州縣之  
設有時而更山川之形千古不易今亦未盡然如

松之華亭析而爲婁揚之海門潰而爲鄉非其舊  
矣大江南北稱嶽者二三江五湖舉無定說也河  
昔入濟今入淮以何代遷也至於先賢遺蹟或正  
史不載而散見稗官或列傳不登而雜出紀志年  
表或邑里嫌名而一人互載或僑卜數世而土著  
仍收如蔡邕墓何以得在武進讀書臺何以得在  
溧陽王祥臥冰之地何以得在望江田橫之島在  
卽墨何以又在海州季子劒臺在泗州何以又在  
東阿昭明文選樓在江都何以又在貴池凡此皆  
博雅之儒所宜校正者恭逢



聖天子重道崇儒督撫大臣暨守土官咸瞻經術  
而一時文章之士亦多楊慎康海其人應聘而起  
而江南爲最今觀是書阡陌條析綱舉目張雖事  
專一省比於元和郡國太平寰宇方輿九域等書  
加精核焉史局諸公採而輯之洋洋乎大觀也哉  
某不敏竊附名末簡有厚幸焉遂不辭而爲之序

古邑蒼然駁正  
處具有据依

擬江南都御史行臺題名記

長洲明經汪 份

商丘宋公以俊德鴻猷簡在

帝心爰自江右移撫吾吳蒞任之後仰體

皇上軫念此邦慎重節鉞至意乃詳考前人姓名  
與在事歲月大書垂後誠欲後人共惟所以克稱  
厥職之難而奉賢者以爲規範也愚嘗竊考吾吳  
額賦自明初已非宋元之舊故撫吳之職視宋元  
大吏尤難顧二百七十年間因時措置隨宜變更  
卒能爲吾吳祛夙弊除疾苦拯之於殿屎疲困之



餘而予以生養安全之樂則夫豈弟君子前後撫綏之功亦有非宋元大吏可得而匹者矣按前朝自宣德五年始建巡撫行臺而吾吳得吉水周文襄公忱其後繼文襄而著者以三原王端毅公恕瓊山海忠介公瑞爲冠其在 本朝則自我公而前居此者已十有六人此十六人中固多以賢能暴於當時顯於 朝宇而其仁聲尤著感人最深者亦未常無其人此撫吳之功宜皆非宋元大吏所能匹也夫惟其職較難是以其功愈偉今我公欲後人深惟稱職之難而表著前賢之功以爲規

範則我公用意之深固能曲體

皇上眷念吳民慎重擇人之旨者也公嘗爲吾吳藩司甫四月而政成報最

天子嘉公前績知尤習吳事故自江西移節於此比公之來其所設施不事虛名惟一切本之以至誠而持之以無倦舉向者周文襄王端毅海忠介三公與夫近日所觀仁聲尤著感人最深者公實以一身兼其所長而有之則今日行臺所書迄公而止識者僉謂非公之賢莫能居衆賢之後而集厥成也愚承命作記旣發明公意敬書其事而并



及此以諗來者焉

其文極雅馴  
似震川也

擬江南都御史行臺題名記

吳縣諸生張 涵

周官內六卿外九牧而周公師保東郊召伯循行  
南國則以內臣兼外撫古制然也秦漢而後訖於  
魏晉梁隋閒官不常設唐始置節度使宋置諸路  
宣撫使悉由重臣出鎮軍民皆屬焉前明巡撫之  
設實倣歷代之制而其官則以都御史爲之以肅  
政紀以澄郡縣非其職莫任也我 國家旣定官  
制巡撫仍沿其舊夫朝廷爲民置吏旣以郡邑屬  
諸守令以守令統諸監司而又必慎簡重臣出任



是職蓋實以監司守令之責總寄之一人任綦重矣。江南賦甲天下俗尚繁華而土薄民眚窳鮮蓋藏視他直省尤稱難治自明夏公原吉周公忱迄今撫茲土者故有勒石以誌姓氏而政治得失因之可考或仁慈惠愛或果斷英明或軍興旁午力濟艱難或時值凋殘竭心撫字循名責實可謂無愧矣而以碌碌保爵位廁名其間者亦往往而有名之所在實之所在也嗚呼可不慎哉

今上三十有一年某承乏於茲幸際休養生息之餘太和翔洽

聖天子軫念江南蠲租賜復後無虛歲某夙夜兢競圖厥報稱征輸之困思所以紓之奢敝之俗思所以挽之瘵瘠之土思所以沃之已湮之理學未興之文教思所以昌明而振起之爲守令先爲監司倡而志奢力嗇常懼有愧前賢夫名者實之寶也前者後之鑒也名之不存實將焉放前無所鏡後於何懲用是不揆固陋因舊所誌題名補其闕續其未載而爲之記使覽者得循名以考鏡其得失蓋用以自鑒而凡後之撫茲土者咸知所鑒焉則斯氓之大有造於江南也夫



結構悉  
中尺度

擬江南都御史行臺題名記

吳縣諸生殷愈

守令古諸侯也監司古方伯連帥也唐節度使古  
召郇二伯循行慰勞之職也漢有刺史及直指御  
史皆按行所部刺舉姦猾不主撫綏其都御史巡  
撫直省則前明倣唐節度使設之也宣宗朝以江  
南連被水災逋糧數十百萬流亡載道廷議用都  
御史奉璽書行事官以巡撫爲名維時夏公原吉  
實受是任其後周公忱繼之均田糧修水利政蹟  
班班可考行臺建於姑蘇城中他郡縣亦有之姑



蘇則其建牙開府地也此爲江南都御史行臺之始歟若他省若邊方則因凶荒寇變暫遣都御史往撫事過輒罷不常設也成弘以後亦常設矣而江南都御史自夏周二公後其表表著聲者成化間有三原王公恕蒲田彭公韶隆慶間有瓊山海公瑞萬曆間則宋公儀望啓禎間則周公起元張公國維迄今遠者百數十年近亦五六十一年父老猶能道之嗚呼賢矣 本朝定鼎仍舊制設而不改時則有若某公某公者奉宣 王命鎮撫江南或以判斷著或以靜鎮稱或當軍書旁午優足兵

食或值干戈凋敝煦育黎元或廉介自矢不言而躬行嗚呼抑又賢矣余自江右奉 命來吳叨居是任兢兢業業朝夕恪勤幸時和年豐政事清簡乃得以暇日諮故實修廢墜廳事故有江南都御史行臺題名歲久剝蝕且自某公後闕焉未載是亦後來者之責也乃於

今上三十有二年某月日命工鐫而續之不揣固陋爲之記夫巡撫都御史

天子之大臣也江南賦甲天下京儲邊餉大半仰給也江海之間千餘里蒼赤皆託命也南國人文



賴培養也。魏、魏之衆需訓飭也。萑苻之伏藏風波之出沒藉消弭也。而皆視乎一人其賢否所係顧不重哉。夫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蒞茲任者必期上不負國下不負民。後世將指而羨之曰某也賢其或上有負乎國下有負乎民。後世得指而摘之曰某也不賢嗚呼其可懼也夫其可儆也夫。

言有本末自屬作者之旨

### 宋詩源流論

嘉定諸生奚士柱

詩至唐而能事畢矣。極後人才情識力皆不能出其範圍。而謂有宋之詩非源本於唐而流行於後者哉。祖唐祧宋者謂宋無詩過矣。耳食者又若宋可駕唐而上之也。否則儷宋與唐而一之也。又不然。謂唐自爲唐宋自爲宋也。噫何其謬歟。夫一代有一代之作者。當其含毫邈然千古自命且不知有漢魏不知有三百篇。何知有唐。然而師承有自不可誣也。閒嘗上下南北三百餘年。天聖以前蓋以西崑爲源者也。晏同叔錢希聖劉子儀楊大年



諸人皆準繩玉溪古風蕩然迨六一洗削西崑以退之爲法而聖俞則學東野也介甫子美則宗工部也又若師樂天者王元之踵微之者王禹玉祖應物者盛公量效牧之者石延年一時風雅彬彬稱盛西崑之體於是乎一變矣蘇黃挺出於元祐猶李杜之擅於四唐也其初東坡山谷共師李杜而能自開戶牖以極宋之盛後此詩人迭起要不越乎二家江西宗派蘇門四學士海內奉爲衣鉢宋之濬其源而衍其流者其在斯乎南渡諸家紫陽亦詩豪也讀齋居感興諸篇寔溯源伯玉微此

則宋代五言古益寥寥矣奈何以理學掩之他如尤楊范陸或以清婉勝或以深刻勝或擅宏麗或擅敷腴非不各極其美要其步武不離熙豐元祐者近是迨其季也趙師秀翁靈舒輩喜賈島姚合而學其清苦江湖詩人多倣其體然氣局窘而音節促等諸自鄴而下豈刻論哉就宋論宋其源流類如此而溯流於易代而後亦有略可考者元好問金之雋才也其中州所選如蔡松年黨懷英周昂吳彥高諸人謂皆蘇黃影響則亦宋之餘分間位已耳得其流者意惟元與明乎逮觀松雪之規



伯玉晉卿之倣浩然虞文靖學杜閒及六朝揭曼  
碩師李旁參三謝終之以廉夫洵一代詩豪而耽  
嗜瑰奇沉淪綺麗其果及宋之格調否歟明初四  
大家實足配唐初四傑其後則北地濟南也近剽  
竊矣又其後則公安也趨率易矣其終則竟陵也  
益瑣碎枯寂矣前焰旣熄後波復頽二百七十年  
閒足追配宋人者寥寥至今日後於家劒南而戶  
石湖矣嘗試譬之唐之詩如款大賓山海珍錯森  
然具備而衣冠揖讓未盡剖露天真宋之詩則相  
知集雖一觴一咏而談笑詼諧天機動盪唐之

不得不變爲宋者以風氣之遞降也宋之能自成  
爲宋者唐人以才華舒其性情宋人以性情行其  
理趣也性情原無今古則謂今日之詩猶承宋詩  
之流奚不可耶雖然學宋人有法焉端談名理則  
腐矣獨事清真則枯矣騁學識而不按劑度則老  
硬生澀矣取逸趣而不務沉鬱則淺近俚鄙將至  
於張打油胡釘鉸矣惟去腐而得名理去枯而得  
清真去老硬生澀而得其學識去淺近俚鄙而得  
其逸趣由是舒寫性靈牢籠物態豈直搜宋人之  
膏腴哉卽以入唐人閒奧窺杜陵堂廡亦庶乎其



可也。

論詩如秦越人視病能見垣一方

宋詩源流論

太倉明經徐舒

詩至唐極盛矣其間有初盛中晚之別非詩人故爲立異也時會所至風氣漸移而作者之聲律氣格隨之有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者後之人因時代之盛衰分詩格之高下相傳遂爲定論越五季而建於宋沿晚唐之餘習作者趨向不同師承互異各隨其質性之所近而倣習之故人自成家宋人古體出退之樂天爲多其構設奇巧快心刻骨時有前人所不能道高才之士多好之蓋以其縱恣變幻機趣洋溢得以肆志自騁耳七言近體深刻



奇秀者固多而生澀怪僻亦復不少後世寡識之士學之者往往沿其末流而於勝處茫無所得而拘隅者又斥宋詩爲不足觀要非真知宋詩者矣兩宋以詩鳴者世不乏人王元之開風氣之先矯西崑之習而永叔聖俞力追大雅盡掃浮靡介甫以清勁之筆步武杜陵子瞻以雄肆之才頡頏太白諸公廓清之功不淺而蘇公尤爲傑出山谷則薈萃衆長學杜而自成一體江西詩派翁然師之陳后山則山谷之流亞晁張淮海則東坡之羽翼也乾淳以來尤楊范陸號四大家而以放翁爲巨

擘永嘉四靈改學晚唐律詩其所宗者賈島姚合諸人風氣日下名曰厭傍江西籬落而開元大曆之風益遠蓋正變兩失之矣若朱晦翁之初學陶韋後學少陵音節步驟十不失一此南渡以後之能邇源流者也統而論之宋人雖曰學唐而未脫蘇黃蹊徑蓋其氣運使然自不可彊愚謂論詩無分今古詩本乎情但取其真而已能得其真則自出機杼無事剽竊不必學唐而自近於唐不必避宋而不拘於宋世之尊唐而黜宋者固爲徇俗之見而嗜宋而厭唐者亦屬矯枉之過苟能獨據性



靈不落窠臼則三百篇之旨當不外是何有於唐  
亦何有於宋哉

黃梅坐人談上  
乘語多透宗

宋詩源流論

太倉諸生周鳳奕

詩源於三百篇流及漢魏六朝互相祖述各爲體  
裁至唐而變極矣唐人之詩有沉雄博大之力有  
古真排蕩之氣有清新俊逸之標有厯澹冲遠之  
味有幽深拗折抑塞磊落之奇詩之體千途萬轍  
其究也不失三百篇遺意所以可傳爲後人取則  
也且夫詩也者人心之精華與造物之精華交相  
擊發而後詩之格律風韻變化不窮日月之升沉  
雲霞之舒卷江山之作麗魚龍之出沒雷霆風雨  
之所排擊摧拉草木之榮華零落以及虎豹熊羆



駕鷺鵒鶴之咆哮。下上蟋蟀丘螻之引竅。鼓翼皆足以佐騷人之興。而一寓於詩。故其爲詩也。如撞大鐘。抱靈鼓。品管絃。調絲竹。大扣之而大鳴。小扣之而小鳴。各還其器而已矣。宋興以後。得唐人遺意。各自成家。騎省出自元和。楊劉出自西崑。廬陵出自昌黎。后山學少陵。和靖學韋孟。宛丘學樂天。張籍此其章章者。若聖俞之淡遠。子美之超邁。臨川之精嚴。深刻山谷之薈萃。百家究極。歷代皆自爲機杼。尤其傑出者也。至於波瀾宏闊。鋪敘宛轉。爲有宋大家。則惟東坡而已。此北宋詩人源流之

大略也。屏山淡宕。迥鍊紫陽。冲雅渾涵。四靈之精。苦石屏之醇和。劉后村之新警。周益公之雅淡。謝臯羽之幽峭。莫不由宋人之門。造唐人之域。其中號爲大家。楊誠齋尤遂初。范石湖。陸放翁。四人而放翁爲最。此則南宋詩人源流之大略也。今之學詩者。亦欲發軔於宋。而息駕於唐。究其所以爲詩。吾烏乎知之。有以馳荆驅棘。奔蹏泛駕。而爲沉雄博大者矣。有以剗句抉字。艱澀鹵莽。而爲古臯排蕩者矣。有以柔筋脆骨。取青媲白。而爲清新俊逸者矣。有以陳羹醢酒。酸薄腐敗。而爲尸澹冲遠者。



矣有以膏唇岐舌叫囂墮突而爲幽深拗折抑塞磊落者矣。僞體別裁根莠繁衍往往守之而不知變。嗚呼不有作者孰持其後哉。故予常以謂學唐不善其失也。膚立而塵滯。學宋不善其失也。纖佻而俚俗。所恃二三大雅君子辨兩宋之源流。溯三唐之元本。上窺六朝漢魏以無失三百篇遺意。是亦爲今之學詩者之準的矣。

氣格排莽力過異之

宋詩源流論

太倉諸生龔秉直

宋詩與唐詩異乎。曰異。論宋詩與論唐詩有以異乎。曰不異。曷異乎。唐以詩賦取士。士之爲之者大都矜尚聲律。謹守尺度。若規矩繩墨之不可越其弊也。或才束於法。氣斂於格。意掩於詞。而有宋諸賢乃起而矯之。故唐詩豐潤而宋詩巉削。唐詩蘊涵而宋詩刻露。唐詩熨貼而宋詩排界。唐不逞議論而宋喜見才情。此其所以異也。然而論詩者則母務爲異。蓋矯唐之失而爲宋。而宋之源實出於唐。沿宋之格而遺唐。將宋之流并至絕遠於宋。矯



之者出於一二才識之士而從而甚焉且出於矯  
之者之所不意而論詩之家乃轉相訾警而莫知  
所定竊以爲詩惟其是窮其源而極其流而有宋  
一代之詩之論定卽異代學詩者之論亦定然則  
宋詩之源流奈何宋代詩人不下數百家論其尤  
著者國初王元之爲冠是時承晚唐餘習楊錢諸  
公祖述溫李唱和西崑元之獨起而振之以李杜  
爲宗而詩學一正自是廬陵宛陵承流接迹泮忍  
猥蕙之習剗除殆盡顧廬陵氣格原本昌黎宛陵  
則詞非一體閒亦琢剝以出怪巧臨川東坡分道

揚鑣王之詩精嚴深刻步驟少陵蘇則氣象洪闊  
如大海迴瀾魚龍出沒不可方物遂爲宋人一代  
之祖黃陳嗣出承眉山之逸響爲江西之濫觴迨  
呂居仁韓子蒼輩前推後挽一唱百和而宋詩之  
變極矣南渡以還稱大家者尤楊范陸遂初詩篇  
不多見誠齋初學江西晚乃悔其少作石湖之清  
新俊拔劒南之浩瀚舉崔故堪並駕中原而陸尤  
不可及矣要而論之宋詩自西崑而後誠不可無  
宋人之廓清自江西以還又不可無唐人之維挽  
蓋西崑者唐之流非真唐也江西者宋之流非真



宋也尊唐而謂宋可斥者是嘗大官之饌而不知  
山餽蔬藪之具有至味也尊宋而謂唐可廢者是  
觀江河之濶而不知崑崙岷嶓之濬其源也抑有  
進焉詩之源始於騷雅而漢魏者騷雅之流唐之  
詩源於漢魏六朝而中晚者初盛之流宋之詩實  
源於唐而南渡以後則又爲北宋之流學宋而專  
於宋者必不能宋猶學唐而專於唐者必不能唐  
惟是溯源騷雅折衷百家而歸之於是然後真唐  
詩出卽真宋詩亦出矣故源流之辨明指歸之識  
定而後可以論有宋一代之詩并可以上下千古

之詩

中有自得故言之如數家珍知子於此道三折  
肱矣詩求其是一語直拈出正法眼藏會得  
此句堪與人天爲師



三江水利考

華亭諸生沈巨源

禹貢揚州之水西偏莫大於彭蠡東偏莫大於震澤三江則震澤之下流也。孔氏安國謂自彭蠡江分爲三入震澤蘇氏軾又以爲岷山之江爲中江。嶓冢之江爲北江豫章之江爲南江於是三江之說始紛。今按彭蠡合江西江東諸水至靜海而入海未聞南注於震澤也。震澤跨蘇常湖三州之地其西北則有宣歙金陵諸水由宜興百瀆以入其西南則有苕霅諸水由湖州七十二港以入勢與彭蠡不相涉欲并包而兼容之難矣。若夫禹貢導

水所謂東爲北江東爲中江者特因地而異其名  
非有二江也何又於豫章添一南江之名況江漢  
會於漢陽合流至湖口而與豫章江會又合流而  
入於海安可復指爲三乎蔡氏沈知孔蘇二說之  
疎乃依唐仲初吳都賦註定爲松江下七十里分  
流東北入海者爲婁江東南流者爲東江并松江  
爲三江蓋孔蘇疑三江在震澤之上似震澤納三  
江之險而有蓄無洩其義乖蔡氏指震澤在三江  
之上以三江殺震澤之威而分流趨海其義正然  
則三江之爲松江婁江東江也明甚松江合東江

之水當東南正脉舊袤二百餘里廣百五十餘丈  
自吳江長橋至夏駕浦又自夏駕浦抵上海南澹  
浦達海者其故道也婁江自蘇之婁門出下雉瀆  
經唯亭至崑山抵太倉而入劉河者其官道也北  
自陽城赴白茆塘南遮松江之半身連亘四十餘  
里而走安亭漳浦者其險道也惟是宋元以來海  
塘障而東江湮所藉以宣洩震澤者僅存松婁二  
江而已然二江入海之處潮勢洶湧挾泥沙而上  
泥壅沙浮易於梗塞而又開江之卒撩淺之夫久  
廢不設坐使河身日高結爲原壤士民利其膏腴



築圩架屋。一望平蕪。旱則溝渠立竭。澇則田舍胥  
沈。幾何不并二江而不可問乎。此則吳會之隱憂  
也。夫撫風土。攬名勝者。聞見之資也。勤疏濬。興田  
功者。經國之業也。今觀三江之濱。無山林臺榭之  
觀。無畫舫笙歌之盛。然而考水利於東南。審田疇  
之灌溉者。必及焉。其列於禹貢也宜哉。

文氣疏達似南宋  
名家而簡古勝之

### 三江水利考

華亭諸生宋延枝

論江南之農政者。必先水利。究水道之通塞者。必  
首三江。然則三江之所係。誠非渺小也。禹貢云。三  
江既入。震澤底定。蓋三江者。承震澤之流而洩之  
入海者也。三吳之水。悉注於震澤。震澤之水。三江  
分洩之。以入海。於是震蕩者得以平定。故蔡氏祖  
庾說。以爲婁江。東江。松江。而古今人紛紛異議。幾  
若聚訟。猶是三江也。郭景純以爲岷江。浙江。松江。  
韋昭以爲松江。浙江。浦陽江。王介甫以爲一江自  
義興。一江自毘陵。一江自吳縣。蘇子瞻以漢爲北

江江爲中江彭蠡爲南江其餘諸說未易枚舉而要以震澤之遠近考之則惟蔡氏之說爲不易獨是今昔異形東江已不可問今松之黃浦其源自橫潦涇來受三泖當湖金山諸水環遶而東會吳淞以入海其卽古東江乎婁江從吳縣北入運河經郡城婁門東流抵太倉塘合劉家港入海則今劉家河卽古婁江入海道也顧雖經開濬而湮淤尚多吳淞爲古三江之首其源自吳江歷尹山甫里澱山復合五大浦至宋家橋轉東南流與黃浦會而入海蓋卽蔡氏所稱之故道也第旋濬旋塞

水道淤狹考其形勝猶是蔡註之三江訊其通塞豈猶禹貢之三江乎嘗論震澤之水每苦蓄而不洩惟疏厥下流使海下於江江下於湖而又疏闊易瀉則震澤治而東南之水患絕又澤國之產每苦蓄洩無備惟疏厥上流使江注於支河支河注於溝洫則田畝治而東南之水利興然則濬三江之故道復禹蹟之舊觀以興水利以裨農政非司牧之責而誰責哉

源流派別指次了  
了不類博望鑿空



三江水利考

上海諸生張起霞

論水利於東南與西北異西北之水利欲其有所蓄也東南之水利則欲其有所洩考之禹貢曰三江既入震澤底定蓋東南之水自江淮而外莫大於震澤而其爲百川灌輸滋漑民田者亦莫急於震澤震澤廣三萬六千頃南受天目諸山苕霅諸溪之水北納梁溪太湖荆溪諸支流其勢澎湃浩淼一望無際苟不得三江以爲之尾閭勢將奔潰四出有決堤防壞廬舍之患是故禹治東南之水自震澤始而治震澤又自三江始三江者何婁江

東江松江也。婁江自胥江發源，縈繞吳郡，至婁關東注。歷唯亭，跨沙湖，經鹿城，至太倉劉家河入海。東江在葺城上，洋界自白鶴江東南入海。父老相傳謂卽今之黃浦也。松江一名吳淞江，於三江爲最大。其形蜿蜒曲折，襟帶蘇松二郡。自長橋東走三十餘里，過金雞堰，斜塘甫里一折而北，匯青洋江。大小虞諸水復折而南至張家橋，仍折而東，綿亘百餘里，然後入海。此三江之大略也。自古論三江者，雖紛如聚訟，大約不出乎此。宋蘇氏以長江與東江、北江爲三江，則是三江反在震澤上游，恐

無是理。宜蔡氏之深詆其失也。然自海塘障而東江已湮，所存僅松、婁二江。又皆失其故道，蓋由江流皆通潮汐，潮勢洶湧，挾泥沙而上，及其退也，沙停水去，日積日多，於是江身之廣數百丈者，漸成數十丈矣；數十丈者，漸成數丈矣。江身旣狹，不足洩震澤之水，而吳中諸郡數以水旱告。水旣有泛濫之虞，旱又苦於溝澮之易涸，然則疏濬之法，可不急講歟？按明臣劉大夏專治吳淞，以備蓄洩。今尚書浦故迹尚存，近日講水利者，或聞劉家河或治白茅塘，意非不善，而成效鮮睹。竊謂東江旣無



吳淞  
可考。婁江又如衣帶。爲今計者。亦莫若專治吳淞。  
蓋吳淞西受震澤。東下海門。中跨長崑。嘉上諸境。  
其故道猶可彷彿。吳淞治則諸水無不治。而三吳  
田賦可以無憂矣。

千年本末如掌。而以浩瀚蓬勃之氣赴之。頗似名臣奏疏。

### 三江水利考

青浦諸生陸慶馨

天下有天下之水利。江南有江南之水利。天下之  
水利有四。瀆江南之水利有三。江弗以大小而或  
殊也。夫水之爲利於其地者。亦能爲害於其地。故  
去其害而利自興。若但見其利。不知其害而利之  
未見害。卽隱受焉者。是所貴於識勢而審時也。嘗  
試論之。天下之水無不發源於西北。而歸壑於東  
南。故他方之水皆患中梗。而東南之水獨患外咽。  
水之自宣歙。蒼苔天目。諸山西來者。皆注太湖。再  
流入陽城。昆承澱山三泖等湖。其勢本皆欲東。神

禹於是因其東而東之順其性也譬諸人身然震澤者其腹也三江者其尾閭也安有尾閭不導而能保其腹之不潰溢乎所謂勢之不可不識者此也若夫今日之三江豈盡同於神禹之時哉九峰之注禹貢曰疏其東北入海者爲婁江東南流者爲東江并淞江而爲三江耳由今考之則自海塘一築而故道之湮也久矣夫妻江者卽劉家河也因婁而訛轉爲劉從吳江縣經蘇郡之婁門由崑山縣轉入太倉州此姑蘇之大水口亦毘陵之大水口也松江者卽吳淞江也自東及西迤邐蜿蜒

橫亘七十八里蘇松兩郡之大水口也東江疑卽黃浦也一名春申浦相傳云春申君黃歇所鑿此雲間之大水口亦嘉湖杭之大水口也夫猶是三江也婁江則地是而名非東江則名與地俱改至淞江則向之極深廣者雖經前明開鑿而所存僅僅衣帶之流而已又烏知從此而往不并衣帶之流俱塞耶而時何可以不審耶嗚呼東南財賦甲天下而無不出於耕桑三江之蓄洩於土田之利何如也天下之水無不欲其通而東南以三江爲急水之道無不欲其廣且深而今日之三江爲急



今日之淞江尤其急之甚者也三江治非特東南之大利而亦天下財賦之所資也可勿講乎

時勢分柱此時論格也精切處如菽粟可以療飢

擬重修東林書院碑記

無錫太學生杜 詒

宋之南天下大書院四嵩陽也岳麓也睢陽也白鹿洞也白鹿稱最著明之季天下大書院五首善也關中也白鷺洲也紫陽也東林也東林爲之甲然在宋天子崇獎有加特爲賜額頒經書在明則奄人矯旨拆毀斬艾之不遺餘力亦可以觀世矣東林書院故址在錫城東隅臨弓河上其創始者爲龜山楊氏蓋楊氏游西洛學成歸閩伊川目送之有吾道南矣之歎旣而寓止毘陵故郡城錫邑

皆有講舍焉歲久湮廢址僅存重興者爲邑先正顧端文高忠憲兩先生其時並以建言創籍林居負重名迨相與倡道遂購復斯地爲講席之所兩公方欲沂濂洛關閩而時人目爲俊顧廚及羣小嫉之以致魏璫作難比之伐檀削迹禍尤酷烈璫旣伏誅雖嘗下詔修復而卒不振於是書院之爲墟者垂八十年嗟乎不有名世孰爲之尋隆緒整舊規哉雪苑宋公先年藩宣南省卽駕扁舟來謁東林訪問耆老低徊不能去比者移撫江南遂檄有司爲重修之役向來首事書院者如楊氏顧氏

高氏或以寓公或以宿儒未聞以當塗執政倡之在上今乃得之公豈不獨感歎竊謂是舉也其祥有三方顧高肇造爲萬曆甲辰入國朝宋郡伯令礎公始問講席首除地稅爲順治甲午今此建依庸堂修麗澤堂與道南祠旁及書舍以甲戌春落成歲皆在甲詎非傾始于主仁令應天道之元亨者乎楊氏出於程門故東林中樞閩洛前此再蒞林間營復未果者有撫軍睢陽湯公得公繼任竟成其事兩公皆洛產地靈適符謂非道南異世之識乎且興講席者固瑯琊宋新講院者又商丘



宋何宋氏之多賢也是不獨聲氣同抑水木匯矣  
夫祥由天兆由地卜實由人成然則同一書院也  
廢於亂興於治同一吾道也晦於昔明於今藉公  
爲之轉移風勵於其間自今以往上自王公下訖  
氓庶人人知奮起於學將俾昭代文明之化駕  
唐軼漢上躋三代而有餘彼宋明又何足言乎某  
幸遭觀光輒敢拜手揚言以諗來學其鳩工聚材  
之日與起訖歲月載在吏牘者皆不書

文有思致  
乃爾斐然

### 擬重修東林書院碑記

宜興諸生謝方琦

泛五湖溯三江而西梁溪錫山綿麗萃峴故多奇  
偉特立之士豈山川秀傑瑞氣所鍾歟抑亦鄉先  
生教澤之遺而縉紳耆老之所漸濡而沐浴也訪  
其舊蹟故有東林書院爲宋楊龜山先生讀書處  
書院之復則自前明邵高顧諸先生始方其盛時  
歲聚講學於其中大江南北之士聞風而興起實  
繁有人迨熹宗末奄禍蔓延而書院亦廢久之僅  
復數楹學士大夫東西行而過者欲求當年臯比

歸然禮樂雍容之盛而斷碑橫草古砌封苔矣  
今天子崇文治敦教化詔州郡葺學舍凡嶽麓白  
鹿先儒講幄咸煥然更新獨錫之東林傾圯如故  
豈不朽盛事固有所待耶大中丞宋公撫吳之明  
年叱馭登錫山過東林故址輒俯仰太息徬徨不  
能去夫玉華蒼鼠壤道哀湍瑣瑣無闢至治懷古  
者猶馮弔而流連矧龜山高顧諸先生風流未墜  
所爲紹往詰振頽靡立懦廉頑脊於是乎在實以  
輔黨庠術序所不逮詎等諸游觀之所無當緩急  
而置之用是飭屬員鳩工庀材以慎以勤凡五越

月而竣事森如翼如厰如輝如名公鉅卿將敘先  
賢之遺業模範當世諸生以時肄業於其堂行見  
風教四訖奇偉特立之士肩相隨趾相踵而開府  
作人之澤且將與三江五湖同潤千古也爰簪筆  
而爲之記

倩女臨池疎花獨笑可方斯  
文標韻六一記中原有此種



擬重修東林書院碑記

宜興諸生儲大文

自孟子歿蓋千三百年而後得濂溪周元公而純  
公正公繼之士之遊其門者號爲極盛而楊文靖  
獨以其道南常寓講於常郡之無錫度爲精舍以  
居學者此東林書院之始也文靖之後三傳至於  
朱子而益盛元明之際恪守其說迨成弘以後江  
門姚江之說盛行而書院之廢久矣是時二泉邵  
子常有意規恢之而卒未得其故址蓋振復之難  
如此又數十年而顧叔時高存之二公出其道推

本河津餘干以上接洛閩而海內之士大夫如少  
墟登原哉山爾瞻諸公附之蓋自萬曆戊戌甲辰  
之歲旣力辨天泉宗旨於二泉之上又得東林故  
址於邑東隅之僧廬而更新之是時海內書院稱  
雄者四關中江右東林紫陽而東林爲之首道南  
有祠依庸麗澤有堂朔望有會士之聚聽者動以  
萬計雖晦菴之於竹林子靜之於白鹿或不及也  
光熹以後璫禍繼作書院亦奉詔拆毀而素衣經  
畚諸君子僅僅掇拾於瓦礫烟燼之餘說書講藝  
其中以無廢涇陽景逸之遺訓然士氣摧沮終以

不振少幸賴其表章有司之官於其地者及鄉之  
耆碩因加修葺而堂寢之制與其所以教人者卒  
未能有以及於古是可惜也今之公卿大夫蓋有  
有道而名高者欲振復之志不克就而今卒爲成  
之符檄始下不戒以趨庭廡齋廬視舊加肅以益  
昌龜山涇陽景逸之澤而使士之有志孔子之業  
者得以講習其中此亦後之君子之責而斯道之  
厚幸也夫爰系以辭曰

河洛道南皎如初日涇里紹之益熾而蝕爰蕩爰  
磨爰繩爰飭爰集爰削以昌其業以啟後人永永



無斃

高在命意更不必字句爭奇此文章家爭上流法詩辭亦古雅

擬重修濂溪書院記

鎮江府諸生薛 鉉

距潤城南一里外崇岡複嶺竹柏蓊鬱景最幽闐黃鶴磨笄間隱然萃岷而出者爲鶴林寺寺旁故有濂溪書院祀宋周濂溪先生有池窪然曰愛蓮池池之上有亭翼然曰光風霽月亭相傳先生少孤依舅氏鄭龍圖讀書於此蓋郡志云然祠建於宋寶祐歷元明迄今四百五十年廢興者屢矣某公來守是邦乃求遺址而新之仍揭其楣曰濂溪書院屬某記蓋先生之道如江河之行地固無

乎不在顧茲州。特其杖履遊從之偶及。而其遺風餘思。猶能使後之人企慕嚮往。至於歷久而不替。矧生其時。親其教者哉。惟某公之意。雖先賢杖履遊從之偶及。而亟亟表彰如是。豈以美遊觀。蓋欲使州人士觀感而興起者有志於先生之學。而慕說其道。謂非與人同其善哉。是皆不可以不記。康熙某年月日。

簡帛有  
遠神

### 擬重修濂溪書院記

丹陽諸生荆應岷

本朝功德。翔洽文治。聿興自至聖四氏。以及有宋大儒。裔並錫世爵。

天子東巡。幸闕里。行釋奠禮。御製碑記。灑宸

翰。賜額天下學宮。靡不鼎新。凡先賢祠宇。咸得修葺。潤舊有濂溪先生書院。亦緣是加葺焉。夫書院以廣學宮之澤也。古者大司徒自鄉大夫以下。至黨正閭胥之屬。無不教之官。凡黨族閭比。無不學之人。今學宮徧天下。而教有常職。弟子員有定額。



篤志力行之士欲不束於功令而得自以其意深  
仰止於先民舍書院毋由考理學莫盛於宋而程  
朱之緒自濂溪先生開之其所著太極圖說與易  
相表裏其通書又與圖說相表裏凡生平學業如  
其書居官履行如其學豈非入聖人之堂與而純  
粹以精卓然不世出者哉乃陸象山貽書朱子謂  
太極圖源流出於希尼疑爲道家言夫易之後亦  
流爲卜筮太極圖自希尼用之則爲道家言自濂  
溪用之則儒者之理不得謂以卜筮之故而謂易  
爲卜筮用遂不得爲聖賢用也獨是先生生於道

州則道之人社而祀之道行於天下則天下之人  
仰而企之不獨潤也按郡誌先生之母夫人依外  
家鄭學士以歿於潤故潤得爲先生游履所至事  
之有無無足論而要之書院因先生而立則是先  
生之流風餘韻足以感動後世而生其嚮往而潤  
之守讀先生之書而欲以先生之學衣被潤之學  
者皆可知也

今天子右文崇道視前代有加而先生之書院亦  
於是而煥然吾安知潤之學者不有讀先生之書  
學先生之學崛起以應聖世之盛者是爲記

筆有勁氣能  
於大處起論

光風卷上

擬重修濂溪書院記

金壇諸生蔡景沆

今天子御極之三十二年中丞宋公開府於吳蓋  
二載矣政修人和吳中人士彬彬嚮化今年冬課  
士於澗以重修濂溪書院命諸生爲之記竊惟道  
學之傳自孔孟而後儒者多駁雜紛拏求其粹然  
一軌於正得聖賢之真者蓋鮮至有宋諸儒出而  
後道學大明蓋所以發明天人性命之旨與夫陰  
陽剛柔仁義禮樂鬼神事物之變其爲說遞有師  
承莫不一軌於聖賢之正而其源皆出於濂溪先



生濂溪崛起孔孟千載之後其爲學廣大精微無所不究其極而太極圖易通二書尤先生之學之精也其於太極圖也則曰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其於易通也則首曰誠者聖人之本嗚呼盡之矣孔子之所謂定靜安慮孟子之所謂思誠千古聖賢之真未有出於誠於靜二者之外也先生獨得其宗故先儒之稱周子謂其有光風霽月之象而蒞官所至如春風之被萬物焉後世君子有治人教人之責者苟能以先生爲法其至矣哉竊聞公之治吳不以鷹擊毛摯爲事而優游

愉怡入人自深蓋其學問淵源誠有得於濂溪所謂誠與靜者昔平陽侯治齊求所以安集百姓用蓋公言貴清靜而民自定參於是避正堂舍蓋公焉今濂溪之學非黃老家言比也公有意於其祠而亟亟修之固宜抑某於此尤有感焉大江以南土輕而俗浮士多習於便儼競於聲利雖文采不無可觀而於聖賢身心之理所謂存誠主靜之道蓋罕有聞焉我公風雅之宗也乃亟亟於濂溪之祠之修而示之以好尚以砥其佻達浮競之習蓋士之所以沐公之教者尤切而公之所以幸吳者

九大明道先生自再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  
有吾與點也之趣今吳之士其以公爲茂叔可矣  
毋徒拜濂溪之祠而誦其遺說也某故竊窺公意  
而記其大者如此若書院建置之始末堂舍幾何  
前此修復者何人郡志載之詳矣故不具著云

講理學頗中旨  
蔡文亦具體裁

### 古文今文尚書辨

淮安府諸生丘 綸

尚書之有古文今文也就漢時而分者也其所謂  
古文者科斗之書今文者漢時通行之隸書也唐  
明皇時詔集賢學士衛包改古文爲今文其所云  
今文則今世通行之俗書與漢時所云今文者異  
矣然則尚書何以有今文也自漢文帝詔求遺經  
聞濟南伏生能治尚書令晁錯往受之伏生年九  
十餘矣不能正言使其女傳言教授齊人語與潁  
川異錯所不知凡十二三略以其意屬讀而以隸



書之者是也。尚書又何以有古文。孔安國書序謂魯共王時壞孔子舊宅於壁中得先人所藏虞夏商周之書皆科斗文字。多伏生二十餘篇。悉上送官藏之。書府今書序定爲五十九篇者。是也。伏生之書再傳而有歐陽之學。又有大小夏侯之學。二家並立。訖東漢相傳不絕。孔安國之書不得列在學宮。私相傳授。世稱爲尚書古文之學。而孔壁科斗之文不傳。張霸僞作二十四篇。目爲古文。其詞義蕪鄙不足取。重於世。至東晉梅賾二十五篇之書出。凡傳記所引收拾無遺。較張霸僞書遠絕。又

析伏生二十八篇爲三十三并書序一篇共爲五十九篇。唐之諸儒從而爲之疏義。自是之後而歐陽大小夏侯所授於伏生者與梅賾所傳之書並列而無辨。然梅賾古文先儒多有疑之者。臨川吳氏以爲伏氏之書雖不盡通其詞義古奧可決其爲上古之書。增多之書采集補綴無一字無本而平緩卑弱不似秦漢以前之筆。且凡書難讀者必難記。易讀者必易記。何伏生所記者皆詰屈聱牙難讀之書而增多之書皆文從字順。豈最易讀者而伏生反盡忘之。東漢以後諸儒若鄭康成注禮

韋昭注國語趙岐注孟子杜預注左氏於今文所無者俱以爲逸書何直至東晉而其書始見乎朱子曰小序決非孔門之舊安國傳亦非西漢文章又曰先漢文字厚重今傳格致極輕是魏晉閒人假託安國爲名耳雖然經也者載道之書也禹謨一篇古文所增也危微精一之旨爲聖門千載傳心之要讀經者但求合乎聖人之道而已況列在學宮著爲功令也久矣孰敢因其可疑而議之六經自秦焰之餘後之人穿鑿附會者或所不免又豈獨尚書爲然哉

一結通識各言不  
僅作掉尾取致

### 古文今文尚書辨

淮安府諸生洪人英

學之貴明辨也辨其疑也辨之弗明弗措焉斯無疑矣而文有所謂闕疑者何哉是非謂有疑弗辨也存其辨而仍不能不闕其疑是聖人之慎也如古文尚書是其一矣尚書有今文有古文今文傳自伏生兩漢及西晉旣立學官無異說古文則孔壁舊本安國爲之傳者自東晉梅頤上之始立學官其書晚出說尚書者多疑之或曰僞自安國始吾不知魯共王得之壁中而還之孔氏者安往而



乃僞造云乎其說之妄不待辨也或曰安國之古文非僞梅頤之古文爲僞頤自作而冒安國非壁書舊本也其說似矣顧以爲梅頤自作則又不然頤得之臧曹曹得之梁柳柳得之蘇愉愉得之鄭冲而皇甫謐亦從柳得而載於帝王世紀其非頤自作明矣古文果僞是當咎梁柳以上不當專咎梅頤也然其書實有可疑者非但文從字順與今文古奧體絕不同且考之鄭康成所著逸書篇目亦迴別康成之學由馬融上溯都尉朝以接安國歷歷可考後傳其孫小同是安國古文之學未絕

也史稱鄭冲以古文尚書教授而小同與冲同事高貴鄉公古文不絕如綫而二鄭皆得之雖其傳不一要皆安國之舊也頤之書果遠出鄭冲不應與康成互異如此此朱子及吳草廬歸震川諸大儒疑其爲僞者非無故也或曰古文果僞援廢張霸僞泰誓例斥而廢之胡不可曰此則所謂闕疑者也夫秦火之後舉世無識古文者卽安國隸古定豈盡無不可考而以意續之者乎微獨古文卽今文出自伏生口授其中豈盡無遺忘訛謬而爲晁錯之所增損者乎是皆未可知則又安能獨斥

頤之古文而廢之。且偽秦誓之廢。如白魚入舟。火流爲鳥。類識緯之說。其理刺謬於聖人耳。若古文粹然一出於正。又何惡之有。故曰存其辨而闕其疑。可也。乃今之辨者。異是指大禹謨爲僞。則並虞廷授受十六字而僞之。曰此盜襲荀子耳。此性惡之宗旨耳。嗟乎。辨古文何意。而竟絕千古理學之宗哉。吾不可以不辨。

存詳闕疑平論亦確論起考亭草廬於九京定當首肯其駁據精確筆力雄辯雖潛溪集中不多得也

班范二史優劣論 泰興諸生曹 遴

千古之文章與天地相終始者。經之外莫如史。史非徒取其文也。必作史者誠正之功至。而後好惡無偏格。致之學精。而後是非允當。其心事其行蹟一一無媿於天地。乃可以作史。故前有春秋。後有綱目。開闢迄今二書而已。餘如廬陵涑水。尚有遺憾。況班范二史哉。生非敢鄙班范之史也。鄙班范也。夫龍門以後。史才史學首推班固。固探前記綴集所聞。以爲漢書。始高祖終王莽。二百三十年紀表志傳凡百篇。當時以爲子長之流。亞宋詹事范



曄少好學善爲文章撰合衆家著後漢書自謂體大而思精蓋亦傑構云說者謂班襲馬耳范創一家之言藻采斐亶敘次典贍爲六朝之冠似范優於班或謂范辭富而理詘徒以綺麗勝班之序事不激詭不抑抗瞻而不穢詳而有體使讀者不厭似班優於范以生衡之班之史誠優於范也然而是非好惡之際頗繆於聖人者班與范之史一也非班與范之史爲之而班與范之人爲之也班於殺身成仁之士不爲敘述范於忠義不爲褒異班輕仁義范重爵祿班排死節范抑直臣使後之人

讀其書者非於天經地義之大忠孝節烈之美確乎有所得於中幾何不爲二書之所惑哉夫古今著一書必與其人之心術行事動相符合竇憲專權驕恣而班爲之賓客勒石燕然卒之收捕死獄爲天下嗤笑曄門無內行人以犬豕相遇聽孔熙先之浮言欲奉義康廢文帝被收市曹不及夏侯色也自古文人才士華而鮮實末路蹉跎身敗名辱若此類者可勝悼哉二子之心術行事與所著之書若合符節固然無足怪而又何庸較其優劣哉生非敢鄙班范之史也夫孔氏之門羞稱五伯

班范之史雖佳非聖之書不足讀也如以辭而已  
班長於序事范長於評騭不皆表表良史才哉

論識甚正鋒所拈擊直能寸七洞曾足題躡襲  
雷同忽然遺卷中得此爲之擊節乃破例付梓  
意校閱時方迫聞試偏  
重舉業未免遺珠之憾

班范二史優劣論 泰州諸生金 鏡

東漢班固著前漢書劉宋范曄著後漢書二書者  
傑然於二十一史之中並駕齊驅未有低昂之者  
也予以爲固之才勝曄曄之識勝固嘗觀范氏文  
辭稍洽晉人輕俊之風贊語亦多晦拗支蔓以觀  
班書典雅簡質筆力蘄然不失古人渾厚之氣差  
爲不及則固較勝然而史家之心術在乎藐權勢  
而循實錄貴守義而賤貪生今節舉班史中一二  
事論之一曰出張湯一曰譏龔勝太史公入杜周  
張湯於酷吏誠鐵案也固乃移之列傳論者不達



謂遷也入之所以教忠固也出之所以教孝嗚呼  
鯀有罪而舜殛之不聞以禹之聖而別之於四凶  
叔度亂而周公囚之不聞以蔡仲之賢而別之於  
三叛幹蠱有人遂出其父祖於酷吏之列可乎善  
乎劉元城之言曰出張湯以其裔孫大司空張純  
之故出杜周儆子產立洩之意固諂阿權勢如是  
宜其濡跡竇憲之門而終不能自脫也龔勝拒王  
莽之聘閉口不食積十四日死大節與日月爭光  
而固詭薰膏之語譏其竟天天年噫龔生不天天  
年其將食篡賊之祿乎固之識既不足以語此乃

舍義貪生如固而又不能終其天年死而有知何  
面目見勝於九泉也且兵與選舉缺而無志古今  
人表紀古而不紀今自惇厥名呂東萊之譏之也  
宜哉若范曄則不然山林泉石之彥前史所不載  
曄獨創隱逸一傳使天下知富貴者名多磨滅清  
修者雖賤必傳表潛德之幽光激百代之高節非  
具曠世之識者能之乎權姦擅命人皆書以某人  
爲某王某公曄則創自立之例曰曹操自立爲魏  
公雖綱目亦取法焉其識之卓越若此卽其敘昆  
陽一戰讀之若風雨驟驚山摧海立自馬遷紀項

羽鉅鹿戰後惟此可髣髴則其才亦何嘗不爭雄  
班氏耶夫作史亦莫難於識耳司馬溫公爲編年  
之例作資治通鑑前後十九年其橐盈屋如是之  
慎重詳審也然朱子綱目一出而通鑑瞠乎其後  
矣何者昭烈帝室之胄正統所在孔明討賊溫公  
書曰諸葛亮入寇朱子則書曰丞相亮伐魏溫公  
之識不及朱子遠矣愚故以爲范之勝班實在於  
此雖然班雖短於識以視陳壽之誣魏收之穢有  
間矣豈得謂非史家之名筆哉

抑班於范論雖未確意  
想殊不猶人便爾錚錚

戲馬臺賦

徐州諸生連城

惟祖龍之失鹿逞羣豪之爭逐奮雄風於會稽豈  
啗啞叱咤而甘雌伏爰拔劒兮刃守頭統八千兮  
擁貔貅斬冠軍於壁壘乃破釜而渡中流走章邯  
焚咸陽繫子嬰裂侯王羨故鄉之晝錦爰建都於  
彭城叶騁烏騅騰千里登高臺臨泗水鏹山麓之  
巉巖恣龍媒之遊戲羨此臺之傑出兮聳蒼崖於  
層霄左峙雲龍之蜿蜒兮右飛大河之風飈前倚  
泰山之巖嵒兮後百雉之麗譙大王登臺而四顧  
兮常聽馬鳴之蕭蕭亦旣愛其神駿兮日千匝以



逍遙詎知三傑運。籌英雄天敗。垓下悲歌。美人割  
愛。泣別烏騅。拔山安在。吁嗟乎。臺荒不見楚重瞳。  
雲去。雲來。山色中。漢家遠裔。有宋公。九日還登悲  
楚風。迄今憑弔。酸風起。滿目蒿萊。落照空。

短韻  
鏗然

戲馬臺賦

豐縣諸生汪源

臨大江之洶湧。今接南山之崔嵬。控要害以爲都。  
今王九郡而雄開。岡嶺環其四合。今中有戲馬之  
高臺。斯爲重瞳之遺跡。今周覽遠近而徘徊。雲龍  
儼其面峙。今石鱗歷如羣羊。黃樓聳而背出。今舞  
魚龍於城隍。九里蜿蜒而回顧。今若長蛇之方張。  
雞鳴高騫以遠騰。今恍雙鶴之翱翔。至若呂梁橫  
絕於東南。芒碭隱見於西北。望衆山之嵒峯。睹驚  
湍之渾汨。或龍跳而虎臥。亦蛟吟而鯢泣。平疇接  
乎高岡。洪流下乎原隰。下下高高。汨汨沒沒。山形

陂陀水勢鬱勃崩岸若雷插天似壁山無匿獸水  
不浮鷁山川自古其若茲兮惜人命其不長覽茲  
臺之萃嶽兮忽臨睨夫下相氣蓋世而不利兮駿  
馬躑躅而不行縱千里其奚足恃兮不能救夫云  
亡至今惟餘戲馬之荒臺兮但見樵夫牧豎謳吟  
上下而徜徉旁有荒塚其若丘兮云項氏之故臣  
疽發背而殞彭城兮廼居鄴之老人雖溘死以長  
徂兮猶遺恨於鴻門竝茲臺以不朽兮傍故主之  
營魂歎王業之無成兮豈其有他故矜一己之馳  
騁兮誰爲道夫先路有一范增而不能用兮身至

死而不悟彼騅與美人安在兮空餘此臺纍纍乎  
對亞父之墓吁嗟乎大澤蛟龍不可睹兮斬蛇溝  
旁榛莽莽兮泗上亭長今焉取兮歌風名臺篆籀  
古今落馬之碑已沒土兮東遊厭氣孰足數兮盤  
馬山頭石已灰白駒高阜今已頽戲馬於今空有  
臺英雄已往不復來又何悲乎喑鳴叱咤之蓋世  
者哉

宋賦之  
佳者



戲馬臺賦

陽山教諭鮑衡

中原逐鹿。項氏起兵。八千子弟。渡江橫行。鉅野血戰。咸陽魂驚。懷故鄉而思衣繡。割鴻溝而與漢平。爾乃建都彭城。用爭天下。分王諸侯。西楚是霸。汴泗助其聲容。山岳動於喑啞。因崇岡而築臺。備劇觀於戲馬。於是策花驄。列錦隊。揚鞭分馳。角壯耀彩。環轂騎於迴場。鞚飛騶於囂闐。氣騰芒碭之雲。威振呂梁之埭。憑高而重瞳之焰方張。遠睇而四郊之壘如簷。旣而赤帝祥符。烏騅利失。臺空峙兮。雨蕭蕭。馬離羣兮。風瑟瑟。淒涼烏雀。晨喧寂寞。麀

隄夜出。豈翳疆弱之攸分。抑亦仁暴之不一也。考  
之興志。陟彼巍峩。操觚染翰。爲戲馬臺之歌。歌曰。  
劉項之爭雄兮。劉興而項亡。惟此臺其貽後兮。作  
歷代之戍防。當曹魏之下江南兮。駐六師而張皇。  
逮劉宋之繼典兮。值九日而相徉。碑碣穹窿而  
猶在兮。歲月剝落而弗彰。緬想千秋之踪跡兮。令  
人四顧而徬徨。

蘊思鑄詞  
具有經緯

吳風卷上終



K172

13143

吳風卷下

商丘宋 犖牧仲父選評

賦得白門楊柳 上元太學生蔡 望

烟雨絲絲綰六朝沿堤十里送蘭橈青溪樓暗畱  
高樹朱雀桁空換短條隔岸幾藏商女唱臨風猶  
學楚宮腰最憐日暮江南綠總有鶯嗁恨不消  
欲折何堪向水涯樹猶如此況飛花高低弄影疑  
無路老大成圍見幾家自有清陰畱畫舫誰從舊  
國問栖鴉勞勞亭畔牽離別稍喜青山作意遮

前題

江寧諸生郎如贊



疎風垂柳白門前夢醒南朝事惘然濯濯王恭虛  
夜月依依張緒憶當年半橋絲雨栖鴉地兩岸斜  
陽繫馬天莫問江潭悽愴處亂鶯啼損萬條烟

前題

句容學教諭張發祖

映日籠烟裊裊垂白門風景憶當時三春游冶盤  
金勒六代繁華譜艷詞不分梅花矜點額生憎桃  
葉妬纖眉博山香燼曉鴉散爲折長條寄阿誰

一結甚足情致

前題

溧陽太學生陳發祖

秦淮春色又重來楊柳青青傍水隈翠浪漸迷江

總宅輕烟直上孝侯臺柔條似帶披芳樹飛絮如  
綿點嫩苔幾度臨風重惆悵六朝佳麗已塵埃

前題

溧水諸生徐兆蘭

翠幕紅樓三月時長條如綫復如絲輕陰暗度黃  
金縷細浪光搖碧玉卮桃葉渡頭初帶雨虹橋院  
裏故臨池獨憐攀折年年事多少行人在路岐

前題

高淳孝廉王孚

柳暈秦淮水染藍倡條冶葉總毵毵怪底風流渾  
別樣六朝煙雨在江南

孫楚樓空燕壘新莫愁家近柳條春桃花紅雨梨

花雪輸與東風颺麴塵

二詩風  
味蘊藉

前題

高淳諸生陳寶穎

勞勞亭畔幾株存送客攀條對酒尊一徑鴉藏江  
總宅有時馬繫謝公墩曉霜殘葉煙無色秋水疎  
枝月有痕莫向長橋倚欄望驚看搖落滿江村

頸聯澹澹語正  
是詠物妙境

春日泛舟石湖過范文穆公祠觀宋孝宗御

書歌

蘇州府諸生馮 嵩

東風吹綠長洲草

起句似  
太白

春意偏覺江南早闔閭

城外西更西水色拖藍山黛曉溪山罨靄繪未工  
一塔倒懸水影中小撥船頭向濃綠祠堂恰在石  
湖東松下塵封數間屋古碑漸滅不可讀蒼鼠竄  
瓦驚避人肅瞻廟貌知文穆憶昔當年南渡時國  
家多事賴維持石湖歸隱高風渺至今但傳丞相  
詩壁閒何處光陸離石湖二字騰品輝柳骨顏筋  
安足擬鳳翥龍盤世所稀宋主累朝好翰墨仁宗  
嘗愛書飛白孝宗墨蹟不多見今得見之祠堂壁  
丞相勳名不可攀御書照耀在人間歸來披讀石  
湖集春風春雨徧江關



前題

長洲明經徐 埰

石湖之水春溶溶。越來溪繞晴波通。楞伽山光乍  
隱見。水底冷浸青芙蓉。中有名賢舊郊墅。渚煙浦  
月籠孤嶼。別署頭銜居士名。一曲石湖天乞與。南  
渡君臣草草來。金戈鐵馬臨江迴。西湖歌管歡未  
極。可憐畫角秋生哀。孝宗御宇逢多壘。誓卻憑陵  
灑先恥。豪英奮跡繼登庸。房杜清門復其始。希文  
堯夫相業優。范文公文穆亦輩流。時危歟起佐天子。  
長雷詩卷凌滄洲。奉使曾餐蘇武雪。裂麻欲抗陽  
城節。蜀裝琴鶴趣還朝。參預樞機纔六月。吁嗟直

道從古難。拂衣舊隱還空山。眼前石湖清淺未。參  
差照見鬢眉斑。歸來田父從泥飲。寂寞夔龍等箕  
穎。說虎軒中竹木疎。盟鷗亭畔菰蒲冷。是時哲后  
想儀刑。東山一臥何當醒。手書石湖字。徑尺傳詔  
宣。賜光巖扃老臣拜。受同拱壁硬筆雙鉤勒。貞石  
摹搨善本家。廟藏恍惚蛟螭畫。騰擲壽皇伊昔恢  
壯圖。鎖甲被體手僕姑。茅灘臨閱盛武衛。長劍大  
戟千人呼。區區毛錐子。安用盤蹙雲煙腕。底動宣  
和御墨。賸悲涼至今未。寫中原痛羽書。絡繹朔風  
斜拂硯。颯颯驚塵沙。卻幸抽簪無事日。鑑湖猶得

分官家我來汎棹乘春暇整肅衣冠拜祠下荒庭  
苔蘚蝕殘碑懷古臨風幾悲咤賜書何處起榮光  
冬青陵樹遙相望中流擊楫三太息層波落日天  
低昂

渾脫劉瀛亦復蒼鬱  
悲涼此題定推摩卷

前題

長洲明經顧嗣立

越來溪上松風長朝瞰湖面金鷗翔楊花攪天呼  
百舌春風著人肌理香石湖居士初賦歸披尋陰  
嶺求陽岡晴光烘染尺幅景此方山水真吾鄉老  
紅衆綠隨意綴竹孫菱母紛移將天子臨軒親賜

名霜豪蘸墨塗縹緲跟肘盤挈骨瘦硬山靈奕奕  
騰光芒黃犢停鞭掣碌碌朱櫻葢網垂琳琅好風  
把醺飛來句范家老子詩顛狂我來正逢新雨霽  
橫放一葉涪斜塘綠水粼粼鴨頭皺打頭風急翻  
菰蔣款乃一聲山鳥散悠揚日色搖孤光遙望朱  
農高突兀停船急喚黃頭郎挑綬紫雲紅映白隨  
風一逕趨祠堂粉牆丹柱蛟龍護雲氣白日生長  
廊殘碑苔蘚墨花繡斗大御筆神飛揚蹋青遊騎  
行如織斜行小字敲鏗鏘柳花巷陌雞聲度桑陰  
落日添悲涼煙波萬疊吳山晚蒲帆滅沒鳴桡柳



抹月批風人不見落花無語栖斜陽

秀艷風華如施嬌御扇粉黛無色覺  
我國平明上馬時乃更饒遠韻耳

前題

長洲諸生金貞鼎

春風澹沲春波清露曉雲慢橫塘行簇簇野花見  
飛蝶甍甍岸柳藏曉鶯書牕坐愁亦已久此時頓  
覺幽懷傾過橋曠爽快心目平湖似鏡澄空明一  
葦中流信所如扣舷遙和漁歌聲慕古扶筇謁文  
穆桂海虞衡昔曾讀詞華自是冠東吳勳猷豈特  
施西蜀坐帥金陵值荒亂賑饑捕賊有成算退老  
優游賜鑑湖猶沐壽皇灑宸翰銀鈎鐵畫雖無多

兩字千秋不可磨想見風流舊居士湖光潋灩山  
嵯峨

前題

吳縣諸生吳士玉

石湖之水太湖尾蕩漾時波三四里吳山曉日照  
崚嶒倒影入湖散成絳三月芊眠明媚時一徑棹  
入空濛裏玉維詩句大痴圖幀乃翦得湖中水維  
昔名賢范致能生瘴煙霞入骨髓平居宦跡徧天  
涯遇佳山水輒心喜懸車結想此湖濱小築數椽  
吾老矣身住南岡北垞閒朝課蝦菜暮耘耔此日  
難忘宣力臣頽齡不復蒼生起臨軒三歎有阜陵

嗟爾高風竟如此宸翰親書石湖字夜發榮光耀  
桑梓爲憶知章賜鑑湖佳話千秋兩相似禁扁大  
字好收藏不數唐裝丈二紙我生後公五百年結  
伴嬉春尋水浚斜橋楊柳尚依然剝落荒祠聊徙  
倚摩挲御墨良久之鳳翥鸞翔筆蹤偉名山勝地  
賴人傳不少石湖少公爾

起結高老故  
是名下無虛

前題

吳縣諸生周旦齡

范公詩句垂天章尺猶澹蕩和宮商姦窮怪變非  
所尚掃卻黠黠清肝腸至今斯人不得見空有靈

爽依祠堂修廊寂竄蒼鼠古碑剝蝕眠黃塵粉  
牆丹桂日頽挫時有野客來徜徉我當晝長日無  
事偶呼小艇行湖旁榆錢柳絮轉鶯語細枝縹帶  
藏蜂房湖光潋灩境幽絕水聲刮耳風吹裳升階  
下拜禮神像彷彿如在魂飄揚壁間御書光照日  
熒然金薤垂琳琅龍翔鳳翥共騰躍快劍長戟爭  
鋒鏖數百年來遺翰墨寶之直可同琮璜君不見  
書法通神貴瘦硬婀娜宜出以端莊俗書姿媚不  
足學昌黎之論非荒唐孰如御筆高宇宙上下今  
古何輝煌吁嗟乎上下今古何輝煌疑有鬼神呵



護長流芳

聲調規撫昌黎如王子師  
學華相國亦在離合之間

前題 吳縣諸生殷愈

吳天春日風光好楊柳青青雜芳草數里橫塘到  
石湖行春橋畔鳴榔早迤邐山溪曲折行名賢古  
墅尚分明荒祠空掩閑花宋雨過蒼苔匝徑生祠  
外頽垣叢竹樹想見當年行樂處殘碑有路長蒿  
蓬颺兔縱橫任來去南渡君臣擅菰林御書飛白  
值千金披榛翦莽得真蹟猶見精神照古今軒翔  
筆勢龍蛇走凌鍾輾衛復何有從來宸藻不尋常

況是禮賢尤不朽摩挲愛玩立移時好古情深不  
自知放棹歸來日將暮紫霞天半胥江渡回首煙  
雲杳靄閒還憶前時看碑路

寄題三高祠 陸龜蒙 吳江孝廉沈世求

偶登垂虹亭秋色三萬頃水涵搖寒煙峰青滅遠  
景回首見荒祠清風等箕穎三高邈難攀翛然塵  
慮屏

它家撫實此獨踰  
虛直是神韻高絕

前題 吳江諸生屠彪

吳中本讓國緬昔莫與儔採藥旣微行觀樂追前

修曠然超六合名歷千秋胡乃古松陵三高祠  
獨畱少伯事於越禽吳實其謀功成辭上爵竟上  
五湖舟豈同南陽宰卒爲烏喙囚典午亂將作步  
兵思故丘飄然解組紱託興尊鱸游卓哉有魯望  
不離世網求怡情樂杞菊玩世輕王侯三君生異  
代顯晦亦不侔要皆古明哲識同才等優能使懦  
頑則不爲俎豆羞高風應山水清節勁松楸我來  
蒞茲土景行思悠悠何當乘畫鷁肅拜此高流

前題

崑山諸生錢 斌

緬維古松陵有灘名釣雪古樹鬱嵯峨清溪流曲

折地偏景自好廟貌崇先傑少伯志吞吳行藏最  
奇特功成不受封扁舟五湖別西晉張李鷹高風  
足與絮京洛起秋風一棹歸思切唐末有魯望詩  
與皮雙絕茶竈兼孤篷煙波恣寥泲嗟乎當世士  
誰不走炎熱一涉名利塲營營媿蠓蟻惟彼三士  
者棄之如井渫生雖不同時鼎足何優劣行當棹  
孤舟酌酒拜高節盤桓松下石拂拭苔封碣

前題

崑山諸生周 耀

一棹煙波向五湖浣紗人已解傾吳君王若用黃  
金鑄應鑄當時文大夫



銅駝荆棘識幾先。拂袖歸來辦酒錢。蓴菜鱸魚無限好。祇應悔趁賀循船。  
藥爐茗椀伴高歌。鬪鴨欄邊煙景多。把菊味長誰領得。風流一派屬東坡。

斷句超脫有遠體兼有遠神

前題

崑山諸生朱鳳

天地誰謂寬。是處皆險路。疇爲高節者。不受世網錮。悠然見伊人。清風在千古。功成身不居。豈爲陶朱富。銅駝荆棘中。秋風速其悟。角里屏浮名。身世不足慕。緬懷百千年。遺像恍如晤。

前題

嘉定孝廉陸廷璧

千秋鼎峙吳中賢。高懷磊落相後先。一祠江上枕泉石。碧蘚青松照顏色。功成何必鑄黃金。悵望胥濤思不禁。蒼茫孤棹煙波去。高鳥雲中不知處。一夕秋風滿洛城。卻教頓起故園情。應是此中別有會。聊借蓴羹與鱸膾。放浪江湖號散人。雨笠煙簑把釣緝。著書萬卷娛朝暮。天子來呼辭不赴。三士名高冠古今。翛然塵外有同心。楓落霜天照孤潔。月冷梅花清欲絕。我來祠下獨徘徊。讀罷殘碑首重回。寥寥千古誰知己。五湖昨夜西風起。

結句脩然自遠

前題

嘉定諸生奚士柱

釣雪灘潺湲松陵江清駛江下峙空祠肅祀三高  
士知幾其神乎少伯之謂矣不爲烏喙殺豈受西  
施滓陶朱三散財意見猶近鄙名高多附會曷足  
據舊史論史有識杳然入五湖山崖與水涘伊人不可  
求其高乃如此洞庭木葉脫秋風動秋水步兵拂  
衣歸遐跡逐黃綺蓴絲及鱸羹適口非殊旨因君  
一寄思嘖嘖人煩齒詎知明哲意寄託聊爾爾曠  
世得同調笠澤天隨子筆牀連詩筒棹入煙波裏

鴨豈能呼名詭譎亦可喜至今松陵詩能貴洛陽  
紙我來登垂虹森茫空雲海叶風颿駕雪濤涼月  
鏡千里舞鷗鞭魚龍天風聒人耳振衣三山巔煙  
雲拂袖底問余懷古情曷爲難己已春秋逮晉唐  
清標僅鼎峙輟輟名利場滔滔靡所止塵容與俗  
狀對此汗應泚願言激清風一將頑懦起

我來登垂虹以下空靈起忽殊出意表故足擅場

前題

太倉太學生徐師禪

少伯佐烏喙能翦夫差雄功成竟拂衣扁舟五湖  
中似知大夫種烏盡悲良弓寥寥千載後誰如陶



朱公偉哉惟李鷹棄官歸江東齊王作元宰英俊  
幕府充難已足倫秀釁未開穎顓二陸亦佳士方  
思建奇功明者覩未萌慨然思秋風泊乎咸通末  
唐祚將告終宦寺擅廢立藩鎮尋兵戎獨有天隨  
子筆牀隨釣篷養鴨亦能言何必學秦龍故應哀  
襲美捐軀鋒鏑叢緬惟三君子並垂高世蹤譬猶  
翔空鵠安可拘樊籠垂虹況伊邇塞裳猶能從何  
必慕採芝遠尋商山翁

前題

太倉諸生周鳳奕

功大不可居。久居禍所伏。橫流非可安。懷安禍必

速。所以明達士。高標掉塵俗。邈哉范少伯。與主偕  
臣僕。生聚二十年。沼吳刷恥辱。扁舟竄五湖。鳴夸  
甘放逐。季鷹嗜杯酒。忽憶蓴鱸熟。秋風洛陽街。歸  
夢九峰麓。天半網羅弛。冥冥飛鴻鵠。天隨遯甫里。  
誅茅葢一屋。煙波震澤灣。放浪無羈束。箬簪逐漁  
父。筆牀孤篷宿。君子保明哲。絃異還同曲。豈効轅  
下駒。伏櫪長局促。旣悲大夫種。復悼雲間陸。襲美  
捨之去。遭亂亦溝瀆。惟有三高人。後先輝簡牘。

諸作多鋪敘揚揚頗擅  
雅術茲篇更爾矯矯

前題

崇明孝廉陸 錦

水險非波濤陸險非礮礮世路彌罝羅人生憂患  
始三子乃知幾蟬蛻塵埃裏擾擾竟何爲哂彼繁  
華子合祀亦偶然溪蓀薦秋水

風味雋永  
稍似步兵

前題

崇明諸生方 印

海東望江南杳杳一髮青太白勾吳舊霸圖南去當  
松陵長橋臥如龍峙以垂虹亭山川存勝槩憑弔  
餘孤清古人雪上鴻指爪留英靈功成泛扁舟黃  
金鑄儀形秋風託尊鱸江東老步兵優游天隨子  
桑苧古沈冥世人驚羶利日落輶無停仰止三高

士臨風傾醪醕

詠蓴

松江府諸生陸榮源

湖光如鏡曉連空湖面香蓴碧幾叢絲滿筠筐疑  
髮委涎流玉筋比酥融縱然羊酪難爲敵除是鱸  
魚孰與同歲歲春盤供野酌步兵何事憶秋風

前題

婁縣諸生陸 榮

笠澤波澄碧似煙東風吹到晚花天人乘蘭棹牽  
來滑雨過蘆灘點處圓秋饌漫同銀鱸設春江還  
作白蘋綠溪橋橋畔經行好錯認新荷貼小錢

前題

上海諸生張起霞



佳味爭傳千里湖孤芳自許伴菰蘆紫絲搖漾香  
偏遠翠葉參差韻不孤煙雨摘來鮮奪筍鹽豉點  
就滑於酥不知入洛蜚聲者也動臨風歸興無

結意在  
題外

前題

青浦儒童唐秉禮

瑟瑟西風漾碧流石鯨吹浪澱紋幽生憐玉鱸金  
蘼味不數黃橙綠橘儔日上吳兒喧小市雨餘魚  
叟采芳洲季鷹爲爾牽歸興遂駕東吳舴艋舟

尊詩如雨中素馨姿致嬌然微乏  
寒梅老骨風骨可見詠物之難

陽羨采茶歌

武進諸生錢濟世

田鼠化駕虹始見和風拂拂迎人面偶從陽羨訪  
幽人試采新茶苦難遍棋盤頂上肄初萌紗帽巖  
頭葉乍榮別有一枝生廟後人閒之味仙家清我  
曾汲得中冷水佐以丙丁漱唇齒奇香不數莖與  
蘭酒病愁城百舍徙曰予性癖擬盧仝七椀都忘  
夕照紅采罷歸來無底事閒參玉板萬緣空

前題

武進諸生呂廷鵠

布穀一聲依女桑纓帶谷舒旗槍嫩如蕨拳茁  
新土細如鷗嘴含雛黃三緘白絹親封識鬪茶爲  
說盧從事相傳錫貢始唐人置郵不比紅塵騎勿

論廟後與棋盤綠玉乍碾成龍團試鋪茶董治活  
火蟹眼欲動聞松湍蒙山武巨有別種酪奴水厄  
無專寵不及中吳陽羨茶年年小摘攜筠籠

涪翁風  
味乃爾

前題

武進諸生吳緝

蝦虎城外陽羨陽羣峰簇簇煙嵐光春深園戶茗  
事忙穀雨未過抽旗槍家家挈伴與攜筐半雨半  
晴蘭氣香廟前廟後新芽芳一聲忽送羽衣黃歸  
來未及崦嵫藏月明土銚對繩牀婦子歡呼剪擇  
良夜深茶聚發奇薌竈邊武火烘焙強況是聖

朝善政張銅官無賦筭無糧月團不須龍鳳章芽  
茶充貢祇盈箱君不見芽茶充貢祇盈箱

結意高更  
無人道得

前題

無錫太學生杜詔

天子未嘗陽羨茶百卉不敢先開花玉川此語非  
矜誇至今早擷催山家起致較別山家辦茶辦蠟細紫  
者第一綠者次外人浪說穀雨前那知騎火偏佳  
致紛紛尋向荆南來陰壑陽崖幾樹栽避他雨點  
兼雲氣祇揀晴天下手纔一槍一旗金綴葉官焙  
私焙封分笈輕身換骨孰稱珍附葛攀藤莫教怯



采采復采采寄言桑苎翁茶經三篇廣月令清風  
七椀思盧仝

前題

宜興副榜周方石

銅官山崦是儂家休唱棗竿唱采茶女伴相隨攜  
簪籠荆帚也稱插山花  
高山茶芽香氣濃相呼采采莫從容玉女潭西分  
徑去孝侯廟後又相逢

采茶歌原近款乃  
竹枝此爲合調

前題

宜興諸生謝方琦

東風吹春入山谷陽羨千山萬山綠山頭草色醉

春烟

備句

流鶯窺人喚相續芒鞋竹杖歸去來飛泉

掛壁松陰開清芬忽然滿襟袖春芽片片透蒼苔  
君不見蒙頂石花建溪亞盧仝陸羽矜高價只今  
南山翠茗稱絕倫雷鳴仙掌材俱下昨夜子規啼  
落花茶山抽盡黃金芽攜筐深入薜蘿逕人聲喧  
厓石磴斜穀雨晴煙曉山碧危崖疊嶂幾超越采  
采朝餐唐貢雲行行暮踏銅峰月吁嗟瑞草今誰  
與倚畹蘭叢菊爭清幽不然淮南桂花發隨風散  
落君山頭蓬萊仙藥竟誰是我欲攜之向滄洲

前題

靖江孝廉盛度

春深晝永羣芳艷陸羽盧仝劇茗戰旗槍九貴雨  
前芽色香味備推陽羨此種由來重地靈武厓蒙  
頂亦知名嵩山品第稱奇絕鳥啣石罅生虬鐵半  
陰半晴穀雨時一旗二旗纔滿枝綠崖攀磴良辛  
苦朝愁獼猴暮愁虎惠泉中冷聽松濤烹者應思  
採者勞

焦山古鼎歌

鎮江府教授何邦猷

長江瀟瀟波濤疾一點焦山峙翠律中藏寶鼎鎮  
蛟宮云是二千餘年之遺物光怪剝蝕釀古花有  
時蒼綠吐朝霞螭蜃匿景罔象走誰其辨者空嗟

呀山東二王精賞識

謂西樵阮亭兩先生

登山撫鼎增太息

就中摹出古篆文十行銘自周時勒我來佇立三  
摩挲細認偏旁缺點畫歎惜江山年復年玉魚金  
盃出人間僊人辭漢銅駝泣此鼎胡爲獨得全日  
落清江暮山紫百尺冰輪海門起殿閣無人鎖不  
開素練平鋪一江水

前題

鎮江府諸生薛鉉

君不見汾陰之水深千尺神物一沈難再得又不  
見漢皇好奇靈貺來改年告廟真雄哉由來古器  
半泥土苔蘚剝落勞疑猜世無張華與雷煥紫氣



往往埋塵埃。焦山古鼎何時至。雲雷斑駁螭龍麗。  
千年自鎮隱君山。一銘猶識宣王字。吁嗟乎鶴塚  
半沒山之陰。蝸廬踪跡難重尋。離離春草滿崖綠。  
弔古空憐江水深。茲鼎胡爲屹常在。抱材自老煙  
霞外。呵護常疑有鬼神。摩挲忽覺成光怪。昨夜風  
雷下太空。六丁回幹勞神工。煙雨冥濛老樹拔。碎  
石斷岸驚濤春。人間靈物難攫取。光氣直射蛟龍  
宮。對此雷連興何極。江天東去雙峰碧。住得

掛窓稱情直  
是仲獻吉

前題

丹陽諸生郭梅

維昔宣王振周紀。頗側弗作天顏喜。王曰世惠嘉  
汝績。錫命縹緞兼彤矢。尊鼎用享壽萬年。大貝天  
球孰比擬。自從周衰更七國。暴秦恣慾窮人力。傳  
聞萬夫收九鼎。沈淪泗水求不得。神物自不受秦  
垢。須臾嬴氏亦覆滅。此鼎當時竟若何。鬼神守護  
煩嚴呵。爾來二千有餘歲。雨淋日炙雷山阿。奇文  
歷久多剝蝕。欲尋年歲無甲乙。蝌蚪模糊七十八  
聲牙。佶屈苦艱澀。雨來疑有蛟龍蟠。日照似吐黃  
金色。隋珠卞璞皆奇寶。比此奚啻什與百。讀罷銘  
詞最簡古。迄今猶見中興烈。豈知朝廷惟尚賢。作

頌止歌定申伯

古色斑駁不  
同藥鑄鼎

前題

丹陽儒童湯兆麟

焦山山深閼古鼎。丹翠浮金耀晶炯。面作饕餮身  
雲雷。世次深沈氣。冥滓句杜或疑雌敦。或虎彝辛。下  
甲乙。誰能知。但見古文走科斗。寧無光景寒蛟螭。  
山空夜靜洪波歛。魚龍百怪相喧集。天吳川后呵  
護之。彷彿似聞夔罔泣。由來神物不可覲。德之休  
明天乃昇。君不見有明嘉靖中。勢力熏天惟相嵩。  
一旦來問鼎。大小載入鈴山方。自雄可憐冰山失。

寒泓冰山曰消鼎如故

前題

金壇諸生湯之龍

焦山蒼翠出天半。縹緲斜陽浮玉畔。中有古鼎大  
逾斗。流傳妙蹟蟠蝌蚪。我聞嬴氏稱帝時。百物掊  
擊無畱遺。當時此鼎落何處。海雲堂中復得之。泗  
上九鼎淪已久。沒人搜索竟何有。雌敦虎彝俱渺  
茫。此山此鼎終不朽。蛟螭攫翠烟氤氳。蒼翠錯落  
古篆紋。欲向偏旁尋點畫。娟娟缺月懸江濱。屈挈  
奇字追軒頤。李斯陽冰那能識。憶昔周宣中興年。  
吉甫爲作崧高篇。方叔召虎得見否。圭瓚拒鬯今



猶傳嘉爾世惠有成績用作尊鼎藏圖室太史端  
冊跪陳詞九月旣望惟甲戌閱盡春秋質不磷信  
知擁護有江神我亦摩挲再拜手綠字丹書見古  
人

前題

金壇諸生王鳳彩

焦山孱顏絕塵垢中有古鼎大於斗高一尺餘徑  
尺五腹銘佶屈蟠蚪手捫指畫讀不能史游皇  
象今無有新城兄弟才絕奇好古不讓韓昌黎陳  
倉石鼓解一二此鼎點畫酷相似憶昔鼎藏太室  
中煌煌篆勒垂豐功撫以彝器享于考對揚顯休

子孫保

鼎銘語

自到江南不記年海門日夕霏雲烟

赤蛟黃虵相蜿蜒蓬萊仙人訪焦先手摘柏子鼎  
中燃曾見當年籀史鐫只今江上漁人傳夜夜鼎  
光起燭天

結處境語俱  
超神似太白

賦得月映清淮流

淮安府諸生洪人英

浩浩清淮水皎皎青天月澹澹涵空明互映兩奇  
絕鼓棹入中流波光共明滅月窟如可探乘風自  
茲發



前題

山陽孝廉楊開沅

淮山何蒼蒼。淮水流不息。清暉相映發。澄鮮媚遠碧。況復微雨過。圓月天邊白。孤櫂遡遙波。天水森一色。長嘯挹流光。思作騎鯨客。一篙撐未起。輕烟已狼籍。

清暉十字  
不減宣城

前題

鹽城副榜王師維

偶發乘月興。卻棹清淮舟。淮月互吞吐。天水相沈浮。月駛淮逾駛。淮流月亦流。誰攜太白句。高詠驚潛蚪。

高爽亦  
似太白

平山堂春眺

揚州府明經洪鶴年

宋相祠堂近。列星平山猶似醉。翁亭溪從畫舫行。邊緣天向垂楊盡。處青佳句可傳百折煙雲披繡幙。一灣臺榭逐花汀。凭高始信江南好。曲曲春山倚翠屏。

前題

揚州府諸生蔣繼軾

晴空高閣及春時。江岸泥融乳燕遲。當日鶯花曾對酒。至今煙雨尚題詩。高低古寺埋殘照。寂寞荒原總舊基。六代繁華零落盡。晚風吹遍野棠枝。



六一風流豈寂寥。丹雘畫棟記前朝。曾屯鐵騎三千甲。還問瑤笙廿四橋。麥隴垂垂過野蝶。江煙漠漠上春潮。瓊花芍藥飄零久。獨有詞人跡未消。

前題

揚州府諸生蔣繼修

青山不斷野雲遮。六一堂開暎晚霞。蜀嶺千重迷蔓草。揚州二月醉煙花。晴郊燕拂遊人扇。落日僧歸帝子家。憑倚朱欄無限恨。竹林深處有棲鴉。

前題

江都太學生宗元鼎

無限煙波去住難。詞人南望倚欄干。一泓流水情何盡。幾點春山秀可餐。新出黃鶯猶帶嫩。初晴白

袷尚輕寒。回思六一當年事。惟有青松白石看。

前題

興化諸生余光紀

城西高閣俯平沙。細草晴煙入望賒。隱見嵐光瓜步闊。縱橫地勢蜀岡斜。吹簫還憶橋邊月。汲水新烹雨後茶。最是東風惆悵處。玉勾飛散白楊花。

前題

寶應諸生梁衍泗

蜀岡春晚淡晴煙。極目凭高夕照前。塔影遠傳清梵出。山峰渾似宿雲連。誰將玉笛吹楊柳。卻倒金樽報杜鵑。廿四橋邊回輦路。野棠花放自年年。

一結語意亦人  
所有此覺深秀



前題

泰州儒童施震鐸

嵐光遠近檻前堆濯濯楊絲誰剪裁三月鶯花隨  
客到五更風雨隔江來七字警絕錦帆月色潮催沒水  
調歌聲夢喚回十里珠簾簫管寂落紅和燕下平  
臺

平山諸詩如官廚觴客鮭珍水陸時有宿味而餽飭亦復不苟

放鶴亭歌

徐州諸生陳國賢

彭城攢峰青鬱鬱黃河東流又西折煙雲變滅轉  
睫間浩浩波流白如雪地雄荆楚控齊梁鐵馬金  
戈古戰場古人遺跡不勝紀我獨神往黃茅岡岡

頭畱得蘇公句知是當年放鶴處手揮五絃調鶴  
羽飛去飛來朝復暮葛衣長揖太守來憑弔興亡  
日幾回秋樹煙寒劉帝廟春風草沒項王臺臺荒  
廟冷復何有不及山人一杯酒亭前雙鶴已無蹤  
千載風流終不朽

前題

沛縣諸生朱奕种

雲龍山人心素樸雲龍山前馴雙鶴朝朝暮暮相  
與偕麾之則去招則來語鶴飛莫傍江河舟人漁  
子多置羅翻雲覆雨尋常有隄防平地起風波語  
鶴飛莫近城市車輪馬足妨幽致周旋酬酢卽樊



步居第一  
三  
籠寬閒曠野無維繫語。鶴飛莫入廟廊高廩由來  
足稻粱。食人食者事人事。安能隨意自翱翔。語鶴  
飛莫經庭院狎人耳目。令人賤飄然遐舉絕囂塵  
名可得聞身勿見。鶴去不知幾多里。倦飛歸來無  
脩尾。山人未嘗與鶴云。我料山人意如此。

未是勝處意  
致全不猶人

吳風卷下終